

疫症的神學反省

吳智勳

前言

有人類就有疫症，疫症幾乎與人類共生。從二十世紀到今天，人類經歷了大大小小的疫症。最嚴重的是 1918 年的甲型流行性感感冒疫症（Spanish Flu），死亡人數多達五千萬，世界四份之一的人受感染¹。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各國忙於戰爭，無暇處理疫情，致令死亡人數，為有史以來最高，甚至影響大戰早日結束。以後，1957 年的亞洲流行性感感冒（Asian Flu），1961 年的霍亂（Cholera），1981 年的愛滋病（AIDS），2003 年的沙士（SARS），2009 年的豬流感（Swine Flu），2012 年中東呼吸道感染症候（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），2014 年依波拉病毒（Ebola Virus），到 2019 年新冠病毒（COVID-19）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人類一直生活在疫症的陰影中。其中愛滋病仍然猖獗，已有三千萬人死亡，還有四千萬人確診，沒有發明治療法，只能延遲發病時間。新冠病毒至今仍四處擴散，到 2021 年四月底，全世界已有一億四千萬人感染，三百多萬人死亡。雖然死亡人數不算多，但對生活的影響，遠比其他疫症深遠。專家埋首研製藥苗，希望早日能遏制病毒。面對無止境的疫症，人類得到甚麼啟示？基督徒能夠說甚麼？應該做甚麼？

1 Cfr.org/timeline/major-epidemic-modern-era, 2020 年 7 月 31 日進入。

1. 具破壞力的問題

「為什麼疫症會發生？」這個問題最自然不過。今天的教育總教導年輕人問十萬個為什麼，求真就要問問題。疫症的發生一定有它的理由，否則它不會發生。科學家埋頭苦幹就是要找出它出現的理由，好能找到預防的辦法，對症下藥，使疫症不再發生，或最少受到控制，不致在人間肆虐。過去天花、霍亂、肺癆等疫症今天都受到控制，因為人類發明治療及預防方法。

如果這個問題由政客去問，就有不同的效果。他們會用這問題去攻擊政治上的敵人，一國會將疫症的源頭指向另一國，要求他們負責；這是把矛頭指向別人的方法，避免自己受責處理不力。在一國內，亦有敵對政客互相指責，但求削弱對方的認受性及支持度，甚至要求他們問責下台。

如果這問題由有信仰的人去問，能夠對神明提出質疑：「神為什麼容許疫症發生？」疫症一定帶來病苦，慈悲的神為什麼讓人受疾病煎熬？自然神學中，神是全能兼全善的。如果祂願意消除病苦而不能，祂就不是全能的；如果祂能夠消除病苦而沒有做到，祂就不是全善的。如果神是全能兼全善的，世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病苦？當然，這個問題是個不公道的錯誤問題，把天主放在人的框架上去衡量。教父早就告訴我們，用人的語言研究天主全能、全善、全知等特質時，勿忘天主超越人語言所能表達的特質。不過，從古到今，人遇到疾病時，總是質問天主：「為什麼？」

2. 護教式的答案

疫症的出現是屬於自然災難抑或人為災難？很難給與一個絕對的答案，可能兩種因素都有。人發現病源，自會對症下藥，杜絕或最少減低疫症的為害。有史以來，人人都想為病苦提供答案，神學家也不例外²。

2.1 病苦是進化世界的自然結果

進化的原則是適者生存，弱肉強食，這些事每一天都在自然界發生。人吃動物，大動物吃小動物；所謂食物鏈，便是這樣形成。病毒或細菌就是這樣傳開，最近的新冠肺炎，可能由野生動物傳給人的。疫症無日無之，是無可避免的，因為是自然的結果。我們仍可堅持天主創造的世界是好的，進化使它越來越好，病苦只是過程中無可避免的自然結果。中間如果牽涉人為過失，一經發現，人應學習不要重蹈覆轍。但一般病苦只屬物理惡（physical evil），人要接受這是生命中的有限性，不必過份怨天尤人，孔子也有「五十而知天命」之嘆³，他五十歲曉得接受生命中的有限性。

2.2 病苦是人濫用自由的結果

人的身體有其有限性，形上學有一原則：「行動跟隨存有」（agere sequitur esse）；你有怎麼的存有，才能有怎樣的行動，行動是被存有所限制。人沒有翅膀，他不能像鳥兒飛來飛去。如果他不理會自己的有限性，故意從高處跳下，只會弄傷自己。不少病痛是人罔顧自己的有限性，不理勸告濫用自由的結果。最明顯

2 Karl Rahner, "Why does God allow us to suffer?" in *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*, Vol.19, Faith and Ministry, Crossroad, New York, 1983, pp.194-208.

3 《論語》為政。

的是吸煙，雖然醫學界經常警告：「吸煙危害健康」，但人總有僥倖心理，以為自己不會是受害者。吸毒所帶來的病苦更明顯，絕大部份的國家都立法禁止國民吸毒，免得他們誤用自由，害己害人。孕婦吸毒，更會危害胎兒。其他疫症如愛滋病，極有可能是濫交及吸毒帶來的果。可是，濫用自由只是病苦來源的一個原因，卻不是全部原因。大規模的疫症，受害者不計其數，他們的染病往往與濫用自由無關。我們不能以濫用自由作為病苦來源的主要原因。

2.3 病苦是帶來成長的考驗

孟子強調艱苦的環境能培養高貴的人格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……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⁴。」他認為憂患助人生存，安樂往往導致死亡。這是中國古人很有智慧的話，中國流行的格言便有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的說法。基督徒也有同樣的智慧，聖保祿曾說：「磨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望德，望德不叫人蒙羞」（羅 5:3-5）。這種講法，的確有具體的例子。可是，大部份的病苦，都不能為病者帶來人格上的成長；例如，嬰兒患病死亡，老人腦退化完全失去溝通能力或變成植物人。我們實在見過無數例子，沒有經歷嚴重疾病的人也能夠培養出高貴的人格。病苦不是培育人格非有不可的道路。

4 《孟子》告子下。

2.4 病苦指向永恆的生命

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旅程，疾病讓人看出生命的短暫，不要把生命的意義完全放在此生，終極的答案是：病苦指向永恆的生命。的確，永生的希望給與病苦中的人很大的力量去面對。但對不相信有永生，或不滿意把永生作為答案的人，這是麻醉人的鴉片，不能解決病苦的問題。為他們來說，根本「沒有天主」（詠 14:1）；或者像尼采所說：「天主已死」。即使基督徒相信有永生，他們能夠提出質疑，病苦必須是到達永生唯一的途徑？醫學上的努力不是為消除痛苦，或把痛苦減到最低嗎？我們不是渴望沒有病苦而到達永生嗎？

3. 聖經對病苦的啟示

信神的人往往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，連病苦死亡也不例外。神所創造的東西都是好的：「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，認為樣樣都很好」（創 1:31）。痛苦與死亡是人犯罪的果：「我要增加你懷孕的苦楚，在痛苦中生子；……你既是灰土，你還要歸於灰土」（創 3:16,19）。舊約既然常把疾病與罪惡連繫起來，疾病便成為天主懲罰有罪世界的標記。出谷紀中的第五災獸疫及第六災濃瘡，就是天主懲罰有罪的埃及人：「上主的手必用一種嚴厲的瘟疫加在你田野間的一切牲畜：就是馬、驢、駱駝、牛、羊身上」（出 9:3）；上主也使「全埃及國的人和牲畜身上生出紅疹和膿瘡」（出 9:9）。這些疾病成為天主懲罰罪人的標記，希望罪人懺悔改過。達味曾因統計人口而獲罪於上主，天主便以三天的瘟疫懲罰他：「上主遂使瘟疫降於以色列，從早晨直到規定的時期，由丹直到貝爾舍巴，民間死了七萬人。」（撒下 24:15）結果是達味說：「是我犯了罪，行了不義」，並買了禾場，建立祭

壇，奉獻全燔祭與和平祭，「這樣上主才憐惜了那地，以色列間的災禍遂告平息」（撒下 24:25）。舊約充斥著疾病是天主懲罰罪惡的標記，使人悔改的契機。很多聖詠都是罪人得了疾病而懇求天主寬恕：「因了你的盛怒，我已體無完膚；因了我的罪行，我已粉身碎骨。因為我的罪過，高出我的頭頂，好似重擔把我壓得過分沉重。我的創痍潰爛流膿，完全由於我的愚昧。」（詠 38:4-6）「他們因行為邪惡而病重，因犯罪而遭受苦痛；他們厭棄各樣的食物，快已接近死亡的門戶。他們於急難中一哀求上主，上主即拯救他們脫離困苦。」（詠 107:17-19）

疾病雖然是天主懲罰罪惡的標記，但聖經亦透露疾病能與罪惡無關。義人托彼特冒死亡的懲罰去埋葬死人，卻得了眼疾，四年之久完全失明（多 2:10）。他的失明與罪惡無關，卻是天主憐憫義人的表示，因為天主藉辣法耳天使治好了他，而辣法耳便有「天主治療」的意思。結果托彼特一面讚美天主，另一方面向國人呼籲：「我要在被擄充軍之地讚美他，向犯罪的國民宣揚他的威能和偉大。罪人啊！你們悔改罷！你們在他面前行義罷！誰知道，或者他會寬待你們而憐憫你們！」（多 13:8）

敬畏天主的約伯不但家散人亡，連自己的身體，從足踵到頭頂都長了毒瘡，以致他痛苦中詛咒自己的出生，切願早點死去：「我為何一出母胎沒有立即死去？為何我一離母腹沒有斷氣？」（約 3:11）義人約伯清楚自己純潔無罪：「到我斷氣，我決不放棄我的純正。我堅持我的正義，決不罷休；對於已往的生活，我問心無愧」（約 27:5-6）。他埋怨義人受苦，卻招來天主責斥：「用無知的話，使我的計劃模糊不明的是誰？」（約 38:2）天主用長長的訓言，讓約伯知道，世間的苦難遠超人所能了解的，人實在無能明白天主奧秘的計劃，只應保持緘默，不應質疑天主的

安排。結果約伯認錯說：「我知道你事事都能，你所有的計劃，沒有不實現的。是我以無智的話，使你的計劃模糊不明；是我說了無知的話，說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話。」（約 42:2-3）

舊約讓我們知道病苦是在天主的計劃中，祂有時用來懲罰罪人，使他們悔改；有時卻用來考驗人，使人更依賴天主；不過，祂也讓人知道在末世時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痛苦：「那時瞎子的眼睛要明朗，聾子的耳朵要開啟；那時瘸子必要跳躍如鹿，啞吧的舌頭必要歡呼。……上主所解救的人必要歸來，快樂地來到熙雍，永久的歡樂臨於他們頭上，他們將享盡快樂和歡喜，憂愁和悲哀必將遠遁。」（依 35:5-6,10）這是天主對依靠祂的人的許諾，所有疾苦都是暫時的，只有天主能賜人永遠的福樂。

新約中，耶穌一開始就讓人知道，祂就是天主許諾的實現。祂在家鄉納匝肋會堂選了依撒意亞先知 61 章對默西亞的預言來誦讀：「向貧窮人傳報喜訊，向俘虜宣告釋放，向盲者宣告復明，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」，並向會堂的人說：「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，今天應驗了」（路 4:21）。當若翰洗者派門徒問耶穌，他是否要來的那一位（即默西亞），耶穌就用了依撒意亞先知的話來回答：「你們去！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：瞎子看見，瘸子行走，癩病人潔淨，聾子聽見，死人復活，貧窮人聽到喜訊」（路 7:22）。耶穌在世時，祂所做的工程為祂作證，祂就是要來的默西亞；在祂所做的工程中，治病與驅魔成了重要的部份，顯示天國已來臨。

有時，祂如同舊約把疾病與罪過連上關係，祂治好耶路撒冷羊門水池旁的癱子，並向他說：「看，你已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」（若 5:14）。在葛法翁，有人給祂抬來一個癱子，祂看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癱子說：「孩子，你放

心！你的罪赦了」（瑪 9:2）。祂借此顯示自己的身份，有赦罪的權柄，祂對癱子說：「起來，拿起你的床，回家去罷！」（瑪 9:6）這事件亦表示罪過與疾病有些內在的連繫。

在另一些情況下，耶穌指出疾病與罪過無關，天主容許是另有意義。門徒看見一個胎生瞎子，便問耶穌：「辣彼，誰犯了罪？是他，還是他的父母，竟使他生來瞎眼呢？」耶穌答覆說：「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，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，在他身上顯揚出來。」（若 9:2-3）在這裡，治病指向耶穌的身份，顯示天主的工程。治好癱子，顯示耶穌有赦罪的權柄；治好胎生瞎子，表示祂是世界的光；使拉匝祿復生，彰顯耶穌是復活和生命。總之，在天主的計劃裡，疾病有它一定的地位；必須用信仰的眼光，才明白它的意義。

耶穌的來臨是天國的來臨，祂通過自己的苦難為人帶來拯救；換句話說，祂的苦難有救贖的意義。祂帶來的新天新地，徹底消除疾病與痛苦。默示錄描述在這新天新地裡，天主「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；以後再也沒有死亡，再也沒有悲傷，沒有哀號，沒有苦楚，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。」（默 21:4）針對疾病，新天新地裡「有生命樹，一年結十二次菓子，每月結菓一次，樹的葉子可治好萬民」（默 22:2）。耶穌以自己的苦難，為人類帶來終極的拯救，亦賦予人類病苦一個奧秘的逾越意義。

4. 病苦的神學意義

面對疫症，神學家分辨出不同的問題：「為甚麼？」（why）「怎樣做？」（how）「是甚麼？」（what）⁵「為甚

5 參《神思》第 8 期（1991 年 2 月），嘉理陵「天主愛我自有他的方式：默想痛苦的神學意義」，1-14 頁。

麼」能夠是「為甚麼有疫症？」「為甚麼天主讓疫症發生？」「為甚麼我會染病？」這類「為甚麼」的問題雖然自然不過，但只是表達一個現象，甚至會誤導人質問天主，未能帶領人進入深層次的信仰裡。神學家教人不要停在問「為甚麼」，讓醫學界人士繼續研究吧，其他人不要費時失事去追尋難有滿意答案的問題。基督徒更不應在這問題上，像約伯一樣向天主申訴，隱隱暗示天主對他不公，無罪竟然要受病苦煎熬；這樣做是對天主不虔敬。

基督徒若要問，該問「做甚麼」及「是甚麼」。聖保祿有病苦的經驗，他看成是天主「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啟示而過於高舉自己，故此在身體上給了我一根刺，就是撒殫的使者來拳擊我，免得我過於高舉自己。」（格後 12:7）他看出病苦是天主的旨意，免得他太自傲，不去依賴天主。他曾三次求天主使病苦遠離他，這是所有人自然的祈求，因為人以為有健康的身體一定能為天主做得更多。但主對他說：「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，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纔全顯出來」（格後 12:9）。一旦認出病苦為他「是甚麼」，他立刻以「做甚麼」去回應：「我甘心情願誇耀我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。為此，我為基督的緣故，喜歡在軟弱中，在凌辱中，在艱難中，在迫害中，在困苦中，因為我幾時軟弱，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。」（格後 12:9-10）可見，問「為甚麼」使人苦惱，甚至遠離天主；問「是甚麼」及「做甚麼」，則使人面向天主，依靠天主，走進天主的奧秘中。

神學家亦從「問題」與「奧秘」的角度看病苦的問題。個別的疫症是個「問題」，疾病卻是個「奧秘」⁶。新冠肺炎是一個

6 嘉理陵「災難的神學反省」，《神思》第95期（2012年11月），4-6頁。

「問題」，問題出現了，專家便加以研究、分析，好能找到對策，例如各國不斷研製藥苗，看看那一個能成功限制病毒。專家能提醒人們注意病毒的源頭、過程與結果，呼籲人對環境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。疫症每個時代都有，帶來的疾病這個現象卻是個「奧秘」。奧秘不能像問題一樣作理性的分析。當人問天主為甚麼容許疫症發生時，就是把「奧秘」當作「問題」去處理，要求一個理性的答案，而「奧秘」是沒有理性的答案的！拉內（Karl Rahner）曾說：「天主是無可理解的奧秘」，「無可理解的痛苦是無可理解的天主的一部份⁷」。意思是說，奧秘是不能用理性去解釋的；天主本身是個奧秘，不能用理性去解釋祂；病苦也是個奧秘，同樣不能用理性去解釋。

天主這樣愛了世界，降生成人，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邀請人進入祂的逾越奧跡中，祂給了苦難一個救贖的意義。我們可用同樣的想法，回看疾病。如果我們接受它是個不可理解的奧秘，而不是一個有待解答的問題，像基督一樣以愛對待它，我們能進入奧秘中，看到病苦的價值。正如一位患血癌的病人簡單地對我述說她對病苦的感受：「基督為我受那麼大的苦，我的病苦算得甚麼？」耶穌基督經歷了出谷，這位病人也經歷她的出谷，這出谷幫助她進入奧秘中，經驗到病苦的救贖價值。不但她自己感受到出谷的價值，也感染她身邊的人，邀請他們進入逾越奧秘中。保祿認定他身受的苦痛，為教會帶來益處：「如今我在為你們受苦，反覺高興，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，為基督的身體——教會，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。」（哥 1:24）的確，以愛心走進病苦的奧秘中，能像基督一樣，邀請人作愛的回應，產生救贖的效果。耶穌早已說過：「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，便要吸引眾

7. Karl Rahner, "Why does God allow us to suffer?", op.cit., pp.205-208.

人來歸向我」（若 12:32）。路加福音記載，耶穌的苦難，使身旁的強盜皈依，要求耶穌「當你來為王時，請你紀念我」；使行刑的百夫長良心發現：「這人，實在是一個義人」；更使嘲笑祂的群眾痛悔自己的罪行：「都搥著胸膛，回去了」（路 23:42,47-48）。以愛心接受苦難，能產生感染力，助人進入逾越的奧秘，帶來救贖的功效。

5. 小結

《天主教教理》為疾病在人生旅途中的價值做了個簡單的總結：「疾病能使人陷入焦慮不安，甚至有時對天主感到失望和怨恨，但他也能藉此反省自我。疾病也可使人更趨成熟，幫助他辨別並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。疾病時常激發人追尋天主並歸向天主⁸。」疾病帶來痛苦，痛苦使人肉體上、精神上、心理上、都受到無情的折磨；即使有藥物舒緩痛苦，如果復原無望，上面所說的「焦慮不安」、「失望怨恨」自然而生，並產生對天主的質問：「為甚麼？」如果「為甚麼」是對疾病的來源與發展作分析，好能找到治療的方法，提醒人改善生活，對環境負責，這種做法幫助人解決一個疾病的問題，是醫療人員應做的事。耶穌在世時，做過很多治療的事；但祂並非為了治療而治療，祂的治療只是個標記，一個天國臨在的標記。被治好的仍會再病，最後仍會死亡。被治好的如未能認識耶穌救主的身份，而只停留在身體痊愈的事實裡，是錯過了最大的恩賜。這就是《天主教教理》所說：疾病「幫助他辨別並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」。所以，疾

8 《天主教教理》1501。

病是危機，也是契機。它能使人怨恨天主，但也能使人「追尋天主並歸向天主」。

我們認為疾病是一個奧秘，不能像問題一樣去分析理解，而是天主無可理解奧秘的一部份。我們以信德去相信，以望德去期盼，以愛德去接受。耶穌自由地選擇以苦難完成祂的使命，讓世人感受到天主是愛，使痛苦有了意義。祂邀請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祂，而疾病就是個明顯的十字架。這類十字架往往是被迫的，人不會自然地喜愛疾病。苦路上的基肋乃人西滿被迫背基督的十字架，當時他大概是不願意的，只是無奈地接受。他因而有機會進入到苦難的奧跡中，他的名字被記下來，可能因為他後來成為基督教會的一份子，千秋萬世都歌頌他曾為基督背十字架；雖然被迫，但卻進入基督逾越的奧跡中，受萬世的人歌頌。

教會秉承基督的教訓「病人，你們要治好」（瑪 10:8），「我患病，你們看顧了我」（瑪 25:36），以病人傅油聖事去堅強、安慰在病苦中的人。一方面表示教會對有病的肢體的關懷，另一方面賦予病人特別的恩寵，承受來自病苦的折磨。「透過這聖事的恩寵，病人領受了力量和神慰，與基督的苦難更緊密結合；在某種意義下，他蒙受祝聖，而尚似救主的救世苦難並結出果實。痛苦是原罪的後果，現在獲得一種新的意義：痛苦成為參與耶穌救世工程「的一種方式」⁹。」

耶穌對人的病苦並非無動於衷，面對耶里哥兩個瞎子的呼喊，祂動了憐憫心，開了他們的眼睛。兩人眼睛開了，「也跟著他去了」（瑪 20:34）。這才是治病最終的目的，跟隨耶穌，陪伴祂走十字架的路。幾乎所有人都要經歷病苦，基督徒要以此為契

9 《天主教教理》1521。

機，明白基督「承受我們的脆弱，擔荷了我們的疾病」（依 53:4；瑪 8:17），我們以愛參與這個奧跡，才能分享祂復活的光榮。

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